执行主编:张天龙 责任编辑:郑璐 电话:(0451)84612073 E-mail:zhenglu59@163.com

方言究竟迷人在哪里?



网络不缺新梗,可方言梗的走红总带着独一份的亲切感。热闹背后,方言究竟迷人在哪里?

一

无须讳言,一些方言正在走向消亡,但方言梗像是一把钥匙,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闸门。有学者认为,方言在网络时代正走向碎片化传播,网友只是摘取其中一部分进行二次创作,“就像语言表情包”。

一句“吃饭了吗”的问候,广东人是“食咗饭未呀”,上海人道“侬饭切了伐”,湖南人说“恰饭了冒”,温州人问“日昼吃了没”。就连最普通的食材“土豆”,在不同地域也有“洋芋、地蛋、山药蛋、马铃薯”等多样称呼。一方水土一方音,东北话的二人转、粤语的九声六调、河南话的短促节奏,让一句寻常的问候,也能说出不同的地域味道。

互联网短视频的传播让方言的碎片化传播变得更加明显,语义也进一步泛化。

如“老登”源自东北方言,指的是“行为不正经的中老年男性”,后也经过互联网泛化成“好为人师、思想守旧、爹味说教”的人。再比如四川话的“耍起”,年轻人从评书艺术家李伯清“找耍结合,以耍为主”的老话中,读出了一种反内耗的生活态度:不必时时紧绷,既要努力工作,也要享受生活。

方言的泛化与重构,让部分方言超越了地域限制,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情绪表达工具。在此语境下,方言的迷人之处,在于它提供了更为松弛的表达,成为大众寻求情绪共鸣的出口。随着方言变成随手就能玩起来的创作素材,参与的人越来越多,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方言的传承。

二

方言是游子随时回归的“故乡”。当你在陌生的城市忽然听到一句熟悉的家乡话,脚步总会顿一下。一条温州方言短视频的评论区里,能见到IP在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加拿大等国的网友留言热议。

语言学家刘半农曾感叹,方言是一种“地域的神味”。即使是同一个城市,有可能“十里不同音”,彼此间或许都能听懂对方的意思,但具体的腔调却有细微的差别。方言梗虽然是近年兴起,但方言的碎片化表达却早已有之。

有网友回忆,在外地打车随口一句“开太阳了”,本以为是人人都懂的大白话,却引来了别人的好奇:太阳为什么要开?原来,方言是独属于家乡的表达,不足为外人道。

和朋友聊天时,有些感受用普通话说出来总觉得差点意思,换成方言,反而一下子就对味了。天津话一句“好嘛”,武汉话一句“蒜鸟蒜鸟”,川渝人常说的“巴适得板”,河南人干脆利落的“中”,语调一变,传递出的情绪也各有不同。杭州话里的“安耽”,藏着安稳松弛的状态,其中的韵味很难用普通话完全说清。

文艺创作中,方言同样能为作品注入粗粝而真实的生命力。从《繁花》里沪语的市井烟火气,到《漫长的季节》中东北话的幽默感,方言有助于塑造人物性格、还原生活质感,联通了观众与作品之间的情感。

鲁迅在书信里写道:“现在的文学也一样,有地方色彩的,倒容易成为世界的,即为别国所注意。”他文字里出现的如“白厉厉”“红惨惨”“寒颤颤”“直直落落”等词,都源自绍兴方言,简单几个叠词,让事物的形貌神韵,在字里行间鲜活起来。

三

如今会说一口流利方言的人越来越少了,但是在互联网上只言片语地说着各地方言的人却越来越多,为什么方言碎片化传播,会成为一种现象?

有研究表明,方言表达在“情感感染力”“生动性”和“互动亲近感”上显著高于对应的普通话表达,方言在数字互动中更多地作为一种表达性资源被调用,而不仅仅是地域身份的标记。一些方言的声调和韵律,往往比普通话更夸张、起伏更大,听上去“不标准”,这在短视频时代反而成了一种传播优势。

也有人担心,碎片化传播无法保证方言文化的完整性,是否会让人产生偏颇或错误认知。这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:我们该如何看待“方言碎片”和“方言本身”?

不可否认,方言本身是厚重的、复杂的,但方言碎片是轻巧的。轻巧意味着可搬运、可复制,能让方言从一个“地方的语言”变成“全网通用的表达”。一个不熟悉江浙沪方言的人,因为“蟹鸡面”音似“哈基米”,从而知道了“蟹”的方言是“哈”;一个不懂武汉话的人,因为“蒜鸟”记住了“算了”在武汉话里的声调。这些碎片虽然不足以让人学会一门方言,却能让人保持接触,保留好奇。

它还能唤起“乡音崇尚”。对方言母语者而言,家乡话被全网模仿,甚至被做成文创,不仅带来了“被看见”的喜悦和文化自豪感,也可能激发他们进一步了解家乡文化的兴趣。

更重要的是,方言碎片正在改写“土”与“潮”的定义。过去方言常与“土气”“粗陋”绑在一起,仿佛一开口气质就减了几分,需要被普通话“矫正”。但这两年,方言正从“土味”变得“新潮”。其实方言本身没有变,变的是看待方言的眼光。作为地域文化的鲜明标志之一,方言碎片的“粗粝感”和“市井气”成了一种流行现象。当越来越多人开始以使用方言为潮流,为不同的家乡口音而自豪时,那些曾经散落于乡土、逐渐归于沉寂的语言,乃至与之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,就有了新的生命力。

在方言日渐式微的今天,方言碎片的流行或许是一种顽强的“自救”,让更多人心中种下对多元文化的好奇、对母语的珍视、对家乡的敬意。传播即保护,方言不可能被圈在笼子里保护,保护只能在传播中发生。 **杭宣**

来源:浙江宣传

古人行叉手礼那些事



“入郡腰恒折,逢人手尽叉”,从唐代柳宗元的诗中知道,叉手礼是当时社交的打招呼常用礼仪。叉手礼多在站立时使用,尤其是回话时,可加上这种礼节动作。

叉手礼并非源自《周礼》,这部中国最早的礼仪制度典籍中并未记载。其起源众说纷纭,一种说法是,叉手礼源自西域波斯的单手附胸礼。另一种说法是,叉手礼脱胎于佛教的叉手法。《观无量寿经》中记载:“合掌叉手,赞叹诸佛。”佛教中的叉手姿势也代表着尊敬之意。

在河南洛阳的汉代壁画墓中,已有侍女作叉手状的图像,可谓其早期雏形。在《后汉书》中已经记载叉手礼:“岂有知其无成,而但萎腇咋舌,叉手从族乎?”(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)至于《三国志》《晋书》《北史》《魏书》《隋书》等史料中,记录的“叉手”则更多了。这说明,至迟在汉代,叉手礼就相当普遍了,至少宫中已经流行。

唐宋叉手礼细节略有不同。唐代叉手礼的规范动作为:双手置于胸前,右手拇指高高翘起,与其余四指形成直角,左手覆盖在右手上,紧握右拇指的同时,小指指向右手腕部。唐代赵逸公墓中出土的壁画中,就有叉手礼,壁画上的男子,正是左手在上,握紧右手大拇指。唐朝才子温庭筠,号称“温八叉”。这里的“叉”就是叉手,意思是温庭筠只需要叉手八次,就能构思并完成诗词创作。

宋代叉手礼的细节有所变化。与唐代仅右手拇指上翘不同,宋代礼仪中,左手在紧握右手拇指的同时,左手拇指有时也随之翘起。

到了南宋后期,陈元靓在《事林广记》中也曾详细记载过叉手的动作:“叉手之法,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,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,右手四指皆直,以左手大指向上。如以右手掩其胸,手不可太着胸,须令稍去二三寸,方为叉手法也。”

这种叉手礼一直到南宋都很流行。我们从五代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以及南宋的《中兴四将图卷》《女孝经图》《杂剧图》中都可以发现。这些图中都曾出现叉手,且双手拇指都是向上翘起。

元代仍有叉手礼,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元代壁画中,便绘有道士行叉手礼的形象。然而入明以后,随着其他礼节形式的兴起,叉手礼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陈品

来源:《北京青年报》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